

目 录

饥饿的郭素娥.....	1
燃烧的荒地.....	113
云 雀(四幕悲剧).....	315

饥饿的郭素娥

序

胡 风

路翎这个名字的出现，是在前年的这个时候，但从那时到现在，他完成了十个左右的短篇，一个寄到香港在这次战争里面被丢掉了的长篇，以及现在这个中篇。

在这些里面，路翎君创造了一系列的形象：没落的封建贵族，已经成了“社会演员”的知识分子，纯真的青年，小军官，兵士，小地主，小商人，农村恶棍……，但最多的而且最特色的却是在劳动世界里面受着锤炼的，以及被命运鞭打到了这劳动世界的周围来的，形形色色的男女。在这些里面，不是表相上的标志，也不是所谓“意识”上的符号，他从生活本身的泥海似的广袤和铁蒺藜似的错综里面展示了人生诸相，而且，这广袤和错综还正用着蠢蠢跃跃的力量澎湃在这些不算太小的篇幅里面，随时随地都要向外伸展，向外突破。因为，既然透过社会结构的表皮去发掘人物性格的根苗，那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生活的一个触手纠缠着另一些触手。而它们又必然各各和另外的触手绞在一起了。

由于这，在路翎君这里，新文学里面原已存在了的某些人物得到了不同的面貌，而现实人生早已向新文学要求分配座位的另一些人物，终于带着活的意欲登场了。向时代的步调突进，路翎君替新文学的主题开拓了疆土。

在现在这一篇里面，他展开了用劳动、人欲、饥饿、痛苦、嫉妒、

欺骗、残酷、犯罪，但也有追求、反抗、友爱、梦想所织成的世界；在这中间，站着郭素娥和围绕着她，由于她的命运而更鲜明地现出了本性的生灵。

关于她，作者自己有过这样的表白：

郭素娥，不是内在地压碎在旧社会里的女人，我企图“浪费”地寻求的，是人民的原始的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但我也许迷惑于强悍，蒙住了古国的根本的一面，像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所显现的。我只是竭力扰动，想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事实许并不如此——“郭素娥”会沉下去，暂时地又转成卖淫的麻木，自私的昏倦。……

但我看，事实许并不“并不如此”的。郭素娥，是这封建古国的又一种女人，肉体的饥饿不但不能从祖传的礼教良方得到麻痹，倒是产生了更强的精神的饥饿，饥饿于彻底的解放，饥饿于坚强的人性。她用原始的强悍碰击了这社会的铁壁，作为代价，她悲惨地献出了生命。

但她却扰动了一个世界。——张振山站了出来，但这个从残酷的过去懂得了解放的坚强的工人却没有能够救她，因为他连自己的一切也一并“解放”了，对于这世界实际上还是一个没有执着的漂泊者。但他却不能不走了，奔向了未免带着疑问号的“看我老张……够不够朋友”的前途。魏海清站了出来，但这个只是从残酷的过去带来了执着的，穿着工人服装的农民也没有能够救她，因为他连自己的怯钝习性也一并执着了，对于这世界还是一个不得已的追随者。但他却不能不死了，由于这执着所产生的一种怀恋的力量。……张振山的性格是鲜明的，但作者的笔尖还带着欲进又止的疑虑，而魏海清却一直向前，两个环境里面的看似矛盾但却融贯无间的心理动态，活生生地照出了她的灵魂。在这两个人物里面作者

得到了辉煌的成功，或者竟超过了郭素娥本人以上。

郭素娥死了，她的命运却扰动了这个世界。走的走了，死的死了，当兵的到前线去了，做工的上矿山来了……，而这劳动世界的旋律，带着时代的负担，带着被郭素娥的惨死所扰起的波纹，却在辉煌的天空下面继续前进，在它中间有老人的顽健，小人的坚实，青年长工的强壮的手臂和坚持而冷淡的面容，抱着忧虑也抱着希望投了进来的青年农妇的温暖的泪光和善良的心地……。就这样，作者寄付了他的悲悼和希望；在目前，似乎他也只能这样地寄付他的悲悼和希望了。

这并不是说他对人生抱着听其自然的态度，恰恰相反，他的着力点每一步都放在祖国的明天，也就是他的人物们的明天上面。因为这，他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有了显得性急的表白，例如这里面的小冲和青年长工，这两个明天的人物，就不曾在应有的形象里面出现，但在主线上，他的笔有如一个吸盘，不肯放松地钉在现实人生的脉管上面。他所追求的是节节带着血痕的生活真理，不是抽象的灰色结论，更不是骗人的热闹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刚过二十岁的青年作家的可惊的情热和才力，同时也就看到了被围绕在生活触手中间的，有时招架不住的他的窘迫。

而从这里也就产生了他的创作方法上的特点。他不能用只够现出故事经过的绣像画的线条，也不能用只把主要特征的神气透出的炭画的线条，而是追求油画式的，复杂的色彩和复杂的线条融合在一起的，能够表现出每一条筋肉的表情，每一个动作的潜力的深度和立体。他自己曾带着疑虑说过，“我越写越弄不清楚什么叫做小说了！”这是为生活内容探求相应的形式的呼声，也是无法不从形式传统跨过的呼声，一个明眼的读者当不难看出这里面的苦斗的痕迹罢。这当然还只是一个开端，犹如他对生活的追求还只是跨进一步一样，展开在他的前面的还有不止一个的高坡，例如一首史诗的交响乐的构成和那里面的每一个语言的音响和色泽，就都

是的。像后者，他已在对话里面显示了不少放着光芒的例子。

生活的洪炉养育了作者（我的意思是，养育了作者的只能是这生活的洪炉），他当能在这洪炉的烧炼里面得到应有的完成罢。

向文坛，向读者，我说出了这个介绍的诚意。

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于桂林之西晒楼。

在铁工房的平坦的屋脊上，白汽从蒸汽锤机的上了锈的白铁管里猛烈地发着尖锐的断声喷出来：夜快深的时候一切都寂静了，只有那大铁锤的急速而沉重的敲击声传得很远。深秋的月亮在山洼里沉静地照耀着。

和铁工房并列的较大的一座同样长方形的灰屋子是机器房；它的工作已经停止，车床和钻眼机在被昏暗的灯光所照耀的油污的烟雾里沉闷地蹲伏着，闪着因烟雾的凝聚和滚动而稍稍浮幻的严冷的光辉。刚刚下九点钟的晚班。年青力壮而且也愿意竭力忘去灰黯的生活，在这样清爽的夜晚寻一些准备带给沉重的睡眠的肉体的愉快的机器工人，这时候散在两列屋子之间的广场上，以坚毅而轻松的姿势打着太极拳，一面在嘴里轻轻地吹啸，交换着温和的咒骂和友谊的粗野的玩笑。张振山从机器房里走出来了。他对散在广场上的人的娱乐显得漠不关心，仅仅以一种望向河流的暧昧的彼岸似的眼光瞥了一下最前面一个人的努力张着大嘴的圆脸。他的宽肩的笨重的躯体，在正前面的机电房窗楣上的灯光的映照下，移动得异常迅速，而且带着一些隐秘意味。有一个瘦小的身体从房屋的平整而稀薄的暗影里弯着腰跃上两步，截住他，用羡慕的恶意的小声喊：

“张振山，又去了！”

张振山像碰在墙壁上一般突然停住脚，狠毒地嗅着鼻子，瞪了这瘦小的人形一眼。但在跃上一个土丘之后，他又因为某种想头而回过头来，用那种像从空木桶里发出来的深沉的抑制的大声回答：

“小狗种！杨福成，我明天请你喝一杯！”

被叫做杨福成的干瘦的汉子发出了一声兴奋而又惶惑的大笑。但当他困恼于不能从一瞬间突然交进的各种情绪里，反射出一句对对方讲是十分恰当的话的时候，张振山已经越过土丘，钻到一丛矮棚里去了。他酸酸地吐了一口口水，屈辱似地烦恼地搔着肮脏的厚发，以后就在破工服上擦擦手，把手摊开，神经质地做了一个表示空无所有的姿势。连打拳的兴致都没有了，他叹了一口气，独自走到工人澡堂侧的小酒摊面前，一面用手在荷包里摸索。……

现在，铁工房的打铁的声音和蒸汽的嘶声也静止了。张振山顺着峭陡的小路爬上山巅，经过矿洞的风眼厂，弯到一个丛生着杂木的山坳里去。在一座破旧的瓦屋背后，他寻着了猪栏旁边的他已经很熟悉的一块长石头，坐下来，开始抽烟，等待着十点钟的上夜工的汽笛。

在隔着一个圆顶的土峰的右边山脚下，是闪耀着灯火的环节的卸煤台，是精疲力尽的劳动世界——是张振山的生命里的最富裕的一部分；而在他所面对着的左边遥远的山脚下，那些宁静地映着月光的水田，那些以虔诚的额对着天空的小山峦，那些充满芬芳的暗影的幽谷，却使他皱起嘴唇，感到陌生的甜适、焦灼和嫉妒。他用这样的姿势坐在这里现在是第六次了；在十点钟的汽笛拉了以后，像一匹野兽一般扑到面前这瓦屋里去，现在是第五次了。

……刘寿春，那个患着气管炎的鸦片鬼在门前的土坪上谁也听不清楚地咒骂了几句之后，就摸索着通到风眼厂的小路，下到矿区里去。送着他的，是他的女人郭素娥从屋子里发出来的一声怨毒而疲乏的叹息。张振山推开了门，把结实的身躯显现在微弱的灯光里。

“我来了。”走到桌边，他耸一耸肩膀，露出一个坚定的微笑，说。

郭素娥睁大修长的疲倦的眼睛望着他，仿佛他是一个陌生人

似的。但是当她掷一掷头发，把手下意识地抬到脸上去时，这眼睛里就一瞬间被一种苦闷而又欢乐的强烈的火焰所燃亮。她迅速地站起来，走到门边，扯起敞开一半的上衣的里幅擤鼻涕，然后又用手揩掉，一面向门外探望。

张振山露出洁白的大牙齿，以仿佛濛着烟火的眼睛贪婪地瞧着女人的露出在衣幅里的，褐色的大而坚实的乳房。

“他下去了。”扶着门，郭素娥嘶哑地说，然后俯下头。在乱发的云里，她的脸突然欢乐地灼红了。

张振山在小屋子里笨重地蹒跚着。在关上门的时候，他抓住了扶在门边上的女人的发烫的手，猛然地掷了一下，然后又把她的整个的躯体拉拢来。

“怎么办呢？”郭素娥战栗地问。

“就这样办！”

在这粗野的回答之后的一秒钟，屋子里的仅有一根灯草的油灯就被张振山的大手所扑灭。灰白的阴影在战栗；郭素娥发出了一声梦幻似的狂乱而稍稍带着恐惧的呜咽。

郭素娥是陕南人。父亲顽固而贪欲，因此也极能劳作。他用各种方法获取财物，扩充他的薄瘠的砂地，但一次持续的可怕的饥馑，终于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驱逐了出来。就在郭素娥以后住的这山丛里，他们又遭遇了匪。父亲因为拚命保护自己的几件金饰，便不再顾及女儿，向山谷里逃去，以后便不知下落了。郭素娥，在那时候是强悍而又美丽的农家姑娘。她逃避了伤害，独自凄苦地向东南飘流。但她绕不出这丛山，在山里惊惶地兜了好几天之后，她才发觉自己还是差不多在原来的地方。她饥饿，用流血的手指挖掘观音尼，而就在观音泥的小土窟旁边，她绝望地昏倒了。……两天后，她被一个中年的男子所收留，成了他的捡来的女人。

刘寿春比她大二十四岁，而且厉害地抽着鸦片。在那时候，他

是还有一份颇有希望的田地的。他是还能够抢到一些包谷，足以应付饥荒，在乡人们面前夸耀的，但五年之后，便一切全精光了。郭素娥现在远离了故乡和亲人，堕在深渊里了；她明白了她自己的欲望，明白了她的平凡的生活的险恶了。

四年前，工厂在原来的土窑区里，在山下面建立了起来，周围乡村的生活逐渐发生了缓慢的波动，而使这波动聚成一个大浪的，是战争的骚扰。厌倦于饥馑和观音泥的农村少年们，过别一样的生活的机会多起来了。厌倦于鸦片鬼的郭素娥，也带着最热切的最痛苦的注意，凝视着山下的嚣张的矿区，凝视着人们向它走去，在它那里进行战争的城市所在的远方走去。

她开始不理睬丈夫，让他去到处骗钱抽烟，自己在厂区内摆起香烟摊子来。她是有着渺茫而狂妄的目的，而且对于这目的敢于大胆而坚强地向自己承认的。——在香烟摊子后面坐着的时候，她的脸焦灼地烧红，她的修长的青色眼睛带着一种赤裸裸的欲望与期许，是淫荡的。终于，那些她所渴望的机器工人里面的最出色的一个，张振山，走进她的世界里面来了。这是非常简单的：在探知了她的丈夫是一个衰老的鸦片鬼时，他便介绍他到矿里来做夜工；就在鸦片鬼来上工的第一个夜里，他在山巅的小屋子里出现了。当然，女人没有拒绝。

现在，郭素娥热切地把她的鼻子埋在这男人的强壮的，濡着汗液的胸膛里，狂嗅着从男人的膈腴窝里喷出来的酸辣而闷苦的热气。她的赤裸的腿蜷曲地在对方的多毛的腿边，抽搐着；她的心房一瞬间沉在一种半睡眠的梦幻的安宁里，一瞬间又狂热地搏动，使她的身体颤抖，仿佛她只有在这一瞬间才得到生活，——仿佛她的生活以前是没有想到会被激发的黑暗的昏睡，以后则是不可避免的破裂与熄灭似的。

“到冬天……我们就不能了；冬天……”她的嘴唇在张振山的

胸肌上滑动，送出迷荡的热气，“冬天老鸦片鬼总生病，不会上班……要是给人家知道了，好在……”她的手狂迷地抓住了张振山的肩头，“你带我……走罢。……”

张振山笨重地转了一下身体，用大手攫住郭素娥的乳房，随后，便像马一般地喷出鼻息，喃喃地用深而阔的声音说：

“我不想想这些。冬天，有冬天的法子。”

他激烈但是短促地笑了一声，眼睛里泛起青绿色的光，从鼻尖上望着郭素娥。

“我没有办法了。”郭素娥失望地说，声音是沉闷的；而且像堕失到泥土里去似的，这声音在最后突然停止。“你是个怎样的人呢？”沉默了一下之后，她突然提高了她的枯燥的嗓音，问。接着便稍稍地坐起来，摸索着衣服。

“不要穿，呸，羞吗？”张振山带着温和的讥刺说，一面向地上吐着口水。

“你，你，哼，你！”女人敲着多肉的手，“你，我想过，也是一个无赖的恶人！我是婊子吗？”她把衣服蒙住脸，最后一句话是从衣服里窒闷地说出来的。

张振山扯去了她的衣服，用臂肘撑着上身。

“我问你。我这个人也有些好的地方吗？”在黑暗里，他严厉地皱起眉头。

郭素娥不解地怨恨地望着他。

“我晓得？”接着她说，“我问这些干啥子？……你懂得我还想什么？我蹲在这里八九年了；小时候，做梦都不知道有这条山，有你们这些人哩。一辈子可以没闲话地过完……现在哪，啥子都没有了。”她的手在黑暗中抓扑；她的干燥的声音摇曳着，逐渐渗进了一种梦幻的调子，“我时常想一个人逃走哦，到城里去。到城里，死了也干净，算了。……哦，我不想再回家啦！没有亲人！……”她突然昂起头，破裂地叫了出来，但立刻，她的尖利的声音又变成了柔软而急

促的耳语，“你，你也是个无聊的人。……”

张振山弯过硬手去搔着背脊，烦躁地沉默着皱起眼睛从侧面望着激动的郭素娥，——望着她的在灰绿的微光里急速颤动着的，赤裸的胸，她的在空中恼恨地像要撕碎障碍着她的幸福的东西似的，激烈地抓扑着的白色的手，和她的埋在暗影里，漾着潮湿的光波的眼睛。……他狡猾而讥刺地望着，一面用手指拧着光滑的唇皮。但是当他把手伸向女人的胸膛去的时候，他就恼怒起来，半途掣回手，握成一个威胁的拳头。他为什么要屈服在这小屋子里呢？他为什么要让一个女人批评他，并且告诉他，他应该怎样做，贬抑他的性格的恶毒的光辉呢？

“呀呀，你不晓得。”他冷淡地说，装出一种疲乏的样子吐着痰。“穿上你的裤子吧。”

“你是哪里人？”郭素娥突然问。

“问家谱吗？江苏。”他重重地跃下床来。

“你现在好多钱一个月？”

“没有打听过吗？”摸擦了一下手掌之后他又问，用一种粗暴的声调，“你要钱吗？”

“我——要！”郭素娥同样粗暴地，怨恨地回答。

张振山惊愕地耸了一耸肩膀。他没有想到他会遭到这样的敌手，他没有想到郭素娥会有这样的相貌的。当郭素娥向他叙说她的热望的时候，他避开她的真切，认为只要是一个女人，总会这么说；但是当她怨恨地，以一种包含着权威的赤裸裸的声调说出“我——要”来的时候，他却惊讶，以为除了婊子以外，一个女人是决不会这么说的了。而郭素娥，能够坦白地怨恨和希冀，能够赤裸裸地使用权威，决不是妓女，是明明白白的事。

他现在仿佛又听见了她的热烈的叙说，而且仿佛他自己施放的烟幕已经被疾风吹散，再要认为一个女人总会对她所要求的男人这么说，是不可能的了。他在肩上偏着硕大的头，从暧昧的光线

里向披着衣服的郭素娥凝望着。一瞬间，在他的内部的某个遥远的角落里，有一种他所陌生的东西震动了一下。他甩着肩上的衣服，垂下手来，缓缓地从齿缝里叹了一口气。

“我的钱花到下一个月去了。这是一种很乐意的过活呀！”他这一次把他的讽刺的毒芒对着自己，“喝一杯，请客，赌一局……不过我们本来就不多。……那些婊子操的老板才多呢。……”他本来想接着说：“你找一个老板罢！”但是这句话从他的干裂的唇间化成一个激烈的吹啸曳到空中去了。

他带着一种有些滑稽的亲切走向郭素娥，搂抱了她。

“你很不错呢。”他嘶哑地说，摸索着她的身体。

郭素娥打了一个寒战，挣脱他，扣紧了衣服，向门边走去。在打开了的门框中间，深夜的凉风将清丽的月光吹在女人的灼热的肉体上。张振山挨着女人的肩走出了屋子。站在土坪中间，向远远的山坡上的萦绕着雾霭的肃穆的松林凝视着。但是当他恼怒地触着了裤袋里的两张纸币，转回身子来，准备把它交给女人的时候，屋门已经关上了。

他在门上狠狠地捶了一拳。

“你还不走！人家听见了！”在门缝里探出头来的女人小声说，但是在她的声音里含有一种不可解的希望，和一种不可思议的对自己的话的否认；她的声调使人家暧昧地觉得，当她这么说的时侯，她只是表明着与她的话句完全相反的意思而已。

“拿去吧。”张振山在奇异地望了她一眼之后，把二十块钱递了过去。一分钟之后，他的庞大的强壮的身影隐没在隔开这小屋与矿洞的风眼厂的，孤独地长着两株小杉树的山坡后面了。郭素娥苦痛地叹了一口气，关上了屋门。

当她在窗洞前借着灰绿色的月光窥看着两张纸币的时候，她牙齿在嘴唇间露出，激烈地磕响了起来。

“你说，这两张纸是啥意思呀！”把纸币捏在发汗的手掌里，她

望着窗洞外的晶莹的天空，发出了她的沉默的狂叫。

二

张振山，有着一副紫褐色的，在紧张的颊肉上散布着几大粒红色酒刺的宽阔的脸，它的轮廓是粗笨而且呆板的，但这粗笨与呆板在加上了一只上端尖削的大鼻翼的鼻子，和一对深灰色的明亮而又阴暗的眼睛之后，就变成了刚愎和犷猛。有时候他的薄而锋利的嘴唇微张，露出洁白的大门牙，眼光变得更鲜明的灰暗，流露出一种狡猾、顽劣、嘲弄的微笑，像一个恶作剧的天才似的，但另一个时候，这些狡猾和顽劣都突然隐去，他的嘴唇严刻地紧闭，鼻子弯曲，他的更主要的特性，恶毒的藐视，严冷的憎恨就在他的收缩起来的脸上以一种冷然的钢灰色照耀着，使得人家难以忍受了。

这是一个以武汉的卖报僮开始，从五岁起就在中国的剧变着的大城市里浪荡的人。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他的穷苦的双亲是怎样死去，他是怎样变成一个乖戾的流浪儿的；他更不能记清楚在整个的少年时期他曾经干过多少种职业，遭遇过多少险恶的事。记忆的黯淡的微光所能照耀得到的那个时候，他已经阅历过短兵相接的战争，刑场，狂暴的火灾，做过小侦探，挨过毒打和监禁，成为一个虎视眈眈，充满着盲目的兽欲和复仇的决心的少年了。一九二九年，当他十三岁的时候，他和一群年青的工人、农民从湖南逃了出来，以后，在夏天里，他目睹着曾经和他穿着同样的军服的，这些年长的伙伴们死去了。在酷热的夜里，当空场上所有的人全散去之后，他狗一般地匍匐着他的强壮的小躯体，爬近尸首，在他们身上摸索，喊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喃喃地咬着牙齿说：

“我明天就回湖南去……”

但他并没有去成。没有多久，他走进了一家机器工厂，成为一个学徒了。他之所以能够捱了多少年，没有逃开那个乌烟瘴气的工

厂，是因为那里有好几个他的患难的伙伴，他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认字，得到了使他能够认为满足的各种知识，而生活知识的增长使他逐渐地懂得了克制自己，学习一种技术的必要，使他懂得了用怎样的一种眼光来回顾火辣的过去，和应该带着怎样的一种精神倾向来使自己生长。

但这里还有一着重要的棋。五年后，伙伴逐渐走散，他也离开了。毒恶的倾向在他身上原来就那样的猛烈，一回到浪荡的生活里来，一失去了劳动的强有力的支撑和抗争的主要目标，就变得更加难以管束了。离开工厂是因为认为自己已经羽毛丰满，不应该再低下地受损害，——主要的是因为一个伙伴的不幸的遭遇，因此，是带着极大的仇恨心的。这仇恨像疮疖里的脓一样需要破裂地，疼痛地流泄；他杀死了一个追踪他的伙伴的便衣打手。

这是在黑夜的江边用尖刀干的。发烫的血溅满了他的脸。而整个一夜，一直到灰色的严厉的黎明，他遥望着睡眠的城市的闪烁的灯光，在效外漂泊。他杀了人了！这是一种最无知的，最疯狂的杀！但是怎样呢？他没有胜利。

城市在安详地昏堕地睡眠，带着它的淫荡的凶残。它不可动摇地在江岸蹲伏着。对于它，年青的张振山，是显得如何的渺小！他能够移动它的一根脚指么？

以后，他带着要过一种强烈的公众生活的愿望到上海去了。但他不能满足；因为这，他就更渴望于获得知识，更渴望于自己的凶狠恶毒。而这也就在内心里生成了一种疑虑，一种生怕会贬抑自己的个性的芒刺的疑虑——这便是他在对日本的战争一开始，为什么不循着他少年时代的路，到战争里去，到另一个地方去，而终于到四川来，在这个工厂里暂时蹲下去的原因。

他在工人里面，因为他的能力，因为曾经是他的师叔的总管器重他，有着优越的地位。无疑的，他是酷爱这种地位的；但他把他的酷爱认为是一种可恶的弱点，所以假如有人像对待工头一样来对

待他，奉承他时，他就会变得极乖戾。对待这个人，最适宜的莫过于偶然地安排一个充满着友情的真挚和深的粗暴的玩笑。处在这种温暖的气氛里，他便会短促地显露出他的已经被埋葬的另一面，——就像他在这世界上也需要一个家，也有领略家庭的爱情的温和的心似的，他安详地霎着变黑的晶莹的眼睛，浮上稀有的天真的微笑，从荷包里摸出最末一块钱。

对于饥饿的郭素娥，他是带着他的全部的狠毒走近去的；对于女人的运命，在起初，他是漠不关心的。他没有要知道这个女人在想些什么的愿望，更没有要和这个女人维持较长久的关系的愿望。但在今天，在这个骚乱的夜里，女人显露了自己，而且强有力地使他承认这显露的真诚，使他承认，不管两个人的生活境遇怎样不同，她是他的值得同情的敌手。

当他的强壮的厚肩上萦绕着从发号房的窗洞口飘来的烟条一样的灯光，向坡路下面慢慢地踱走的时候，这个印象突然鲜明地强烈了起来。他猛烈地吸着烟，在烟雾的灰蓝色的旋涡里，用一种愤怒的力把披在额上的一簇头发掷到脑后去；在突出的额下，他的眼睛严厉地皱起。

“这倒是一个女人！他妈的屁！”

三个矿工摇着绿荧荧的矿灯迎着他走来。他们疲乏地寒冷地佝偻，用一种卷舌头的声音微弱地说话。纸烟在嘴唇上昂奋地燃烧着，从他们的污黑的肩上向后面飘着一条长长的朦胧的烟带。……当他们越过张振山，渺小地被吞没在卸煤台后面的时候，煤场上和下面的坡路上就呈显出深夜的寂寞，除了由矿洞口传来的煤车的隆隆的单调的震响以外，再没有别的声音，而且再见不到一个生灵了。远处，在山峡的正中，从静静地躺在月光下的密集的厂房里，机电厂的窗玻璃独自骄傲地辉耀着；更远处，在对面的约莫相距电机房一里路的山坡上下，则闪耀着星一般的灯火；坡上的工人宿舍，坡下的办事处，米库，洗衣坊，矿警队营房，都在用它们的微眈的窗